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山
东
道
教
史

希泰題



(下卷)

趙
芃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丛书

山东道教史

希泰题



(下卷)

□ 赵
芃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下卷)

第五章 北宋时期的山东道教	(1)
第一节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发展概况	(1)
一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特点	(2)
二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三次发展契机	(2)
第二节 北宋时期的泰山道教	(4)
一 宋代皇帝与泰山道教	(5)
二 北宋时期的泰山宫观	(9)
三 北宋时期泰山道教石刻	(11)
第三节 北宋时期的崂山道教	(14)
一 北宋崂山道教派系及代表人物	(14)
二 北宋时期的崂山宫观	(16)
三 北宋时期的崂山道教音乐	(18)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沂山道教	(19)
一 北宋之前沂山的赐封	(20)
二 北宋皇帝与沂山道教	(20)
三 北宋时期的沂山宫观	(21)
四 北宋时期的沂山道教碑刻	(22)
第五节 北宋时期的蒙山道教	(24)
一 北宋时期的蒙山名道	(24)
二 北宋时期的蒙山道教宫观、碑刻	(26)
第六节 北宋时期的其他名道、宫观和碑刻	(27)

一	北宋时期的昆嵛山民间信仰	(28)
二	其他名道、宫观与碑刻	(30)
第七节	北宋时期陈抟内丹学在山东的传播	(34)
一	陈抟内丹思想的特点	(34)
二	陈抟内丹学在山东的传播	(35)
第八节	北宋山东儒、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37)
一	北宋儒学士大夫对道教的会通思想和态度	(37)
二	北宋山东儒学士大夫的崇道活动	(38)
	三 山东儒学士大夫与山东道教	(40)
第六章	金代山东道教	(45)
第一节	金代道教概说	(45)
一	太一道	(46)
二	真大道教	(47)
三	内丹北宗	(48)
第二节	山东全真教的创立及传承	(50)
一	王重阳传道山东	(50)
二	全真教的创立	(53)
三	全真七子在山东的传教活动	(61)
第三节	全真七子的道教思想	(70)
一	马钰的道教思想	(70)
二	丘处机的道教思想	(72)
三	谭处端的道教思想	(75)
四	王处一的道教思想	(82)
五	郝大通的“易学天道”论	(87)
六	孙不二之女丹功法	(93)
七	刘处玄的道教思想	(97)
第四节	金代泰山、崂山道教宫观、碑刻、洞穴	(100)
一	金代泰山宫观	(101)
二	金代泰山道教碑刻	(103)
三	金代崂山道教及全真碑刻	(104)
四	金代崂山其他道教洞穴、碑刻	(105)

第五节	金代沂山道教宫观、碑刻	(105)
一	金代沂山宫观	(105)
二	金代沂山道教碑刻	(106)
第六节	金代昆嵛山道教洞穴、宫观、碑刻	(108)
一	金代昆嵛山洞穴、宫观	(108)
二	金代昆嵛山道教碑刻	(110)
第七节	金代山东其他地域道教宫观、碑刻	(113)
一	金代大基山道教碑刻	(113)
二	金代峄山道教宫观	(114)
三	金代峄山道教碑刻	(115)
四	金代蒙山道教宫观、碑刻	(116)
五	金代槎山道教洞穴、宫观	(117)
第七章	蒙元时期山东道教	(119)
第一节	蒙元时期全国道教概况	(119)
一	蒙元王室与道教的关系	(119)
二	蒙元时期教派的归流与合并	(120)
三	道士成为元代五岳国家祀典之专使	(123)
四	蒙元皇室举办斋醮法事频繁	(124)
五	元代的道教典籍编撰	(125)
第二节	蒙元时期大道教及太一道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127)
一	蒙元时期大道教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127)
二	蒙元时期太一道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132)
第三节	蒙元时期山东全真教的传承	(133)
一	山东全真道走向蒙元地域	(133)
二	丘处机后山东全真教的传承和发展	(134)
三	蒙元时期的山东高道及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138)
第四节	尹志平对全真心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145)
一	“平常心”和“治心为要”思想	(145)
二	“修行必当其时”的思想	(147)
三	“积累功行”的渐修观与“在己者”“在天者”说	
		(148)

四	“性命本非二”和“天之所赋之命”思想	(148)
五	以阴阳诠释善恶和“善恶皆有回报”的思想	(149)
六	“绝学无忧”的思想	(150)
第五节	蒙元时期泰山、五峰山道教宫观、碑刻	(151)
一	蒙元时期泰山官观	(151)
二	蒙元时期泰山道教碑刻	(154)
三	蒙元时期五峰山道教碑刻	(157)
第六节	蒙元时期崂山道教宫观、碑刻	(159)
一	蒙元时期崂山官观	(159)
二	蒙元时期崂山道教碑刻	(161)
第七节	蒙元时期胶东三州道教宫观、碑刻	(164)
一	蒙元时期胶东三州道教宫观、洞穴	(165)
二	蒙元时期胶东三州道教碑刻	(167)
第八节	蒙元时期沂山道教宫观、碑刻	(176)
一	蒙元时期沂山官观	(176)
二	蒙元时期沂山道教碑刻	(177)
第九节	蒙元时期峄山及其他地域道教宫观、碑刻	(182)
一	蒙元时期峄山道教	(182)
二	蒙元时期其他地域道教宫观	(187)
三	蒙元时期其他地域道教碑刻	(191)
第八章	明代山东道教	(199)
第一节	明代山东道教概况	(199)
一	明代山东道教宫观概况	(200)
二	明代山东新生代道士	(204)
三	明代山东道教石刻、碑刻	(209)
四	明代山东儒、道、释的融合	(211)
第二节	明代山东主要道教宫观及碑刻	(215)
一	明代烟台蓬莱阁	(215)
二	明代栖霞太虚宫	(215)
三	明代济南华阳宫(崇正祠)	(216)
四	明代济南北极阁	(218)

五	明代岱庙	(218)
六	明代肥城王母大殿	(219)
第三节	张三丰及其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219)
一	张三丰在山东的传道活动	(219)
二	张三丰的道教思想	(220)
第四节	明代泰山道教	(223)
一	明代泰山道教发展概况	(223)
二	明代泰山碧霞元君信仰	(224)
三	明代统治者的泰山祭拜活动	(225)
四	明代泰山道教名人	(226)
五	明代泰山道乐	(228)
六	明代泰山道教宫观	(229)
七	明代泰山道教石刻、碑刻	(234)
第五节	明代崂山道教	(236)
一	明代崂山道教发展概况	(236)
二	明代崂山宫观	(237)
三	明代崂山名道	(238)
四	明代崂山太清宫与《道藏》	(241)
五	明代崂山道乐	(241)
六	明代崂山道教石刻、碑刻	(243)
七	明代崂山道教文学	(253)
第六节	明代云翠山道教宫观、碑刻	(254)
一	明代云翠山宫观及碑刻	(254)
二	明代云翠山道教碑刻“三教合一”思想	(256)
第七节	明代沂山道教	(258)
一	明代沂山诏封及庙宇	(258)
二	明代沂山道教碑刻	(260)
三	明代沂山道教诗词	(269)
第八节	明代蒙山道教	(269)
一	道观和道士	(270)
二	明代蒙山仙道诗歌	(271)
三	明代蒙山仙道游记	(271)

第九节	明代昆嵛山道教宫观、洞穴、碑刻	(272)
一	明代昆嵛山道教宫观、洞穴	(272)
二	明代昆嵛山道教碑刻、石刻	(273)
第十节	明代山东其他名山道教	(276)
一	明代马山道教	(276)
二	明代大峰山道教宫观、碑刻	(277)
三	明代五峰山道教	(278)
四	明代峄山道教	(280)
五	明代大基山道教	(282)
六	明代博山道教	(284)
七	明代莱山与卢山道教	(286)
第九章 清代山东道教		(288)
第一节	清代山东道教的发展	(288)
一	清代山东道教的主要特点	(288)
二	清代山东道教宫观	(290)
三	清代山东道士及高仁峒	(305)
第二节	清代泰山道教	(309)
一	清代泰山道教发展概况	(310)
二	清代统治者的泰山祭拜活动	(311)
三	清代泰山道士	(312)
四	清代泰山道教宫观	(313)
五	清代泰山道教碑刻	(315)
六	清代泰山道乐	(318)
第三节	清代崂山道教	(319)
一	清代崂山道教发展概况	(319)
二	清代崂山宫观	(320)
三	清代崂山名道	(324)
四	清代崂山道乐	(328)
五	清代崂山道教石刻、碑刻	(330)
第四节	清代云翠山道教	(335)
一	天仙派传承	(335)

二	宫观碑刻	(337)
三	道教音乐	(340)
第五节	清代沂山道教	(342)
一	清代沂山东镇庙	(342)
二	清代沂山道教碑刻	(343)
三	清代沂山道教诗文	(344)
第六节	清代蒙山道教	(345)
一	清代蒙山道观	(345)
二	清代蒙山道士	(347)
三	清代蒙山道教碑刻	(348)
第七节	清代昆嵛山道教	(349)
一	清代昆嵛山道教概况	(349)
二	清代昆嵛山道教官观	(350)
三	清代昆嵛山道教碑刻、石刻	(352)
第八节	清代锦屏山道教	(353)
一	道观始建	(354)
二	修观弘道	(354)
三	传承谱系	(355)
四	官观庙堂	(356)
第九节	清代山东其他名山道教	(360)
一	清代马山道教	(360)
二	清代博山道教	(364)
三	清代大峰山道教	(369)
四	清代其他地方道教	(371)
	山东道教大事记（下）	(374)
	山东道教人物表（下）	(392)
	后 记	(420)

第五章

北宋时期的山东道教

山东道教历经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在宋代进入一个兴盛的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宋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和徽宗赵佶采取尊道政策，使北宋山东道教得以兴盛并成为北方道教的重要区域。北宋道教的兴盛不但表现在泰山道教的崛起，泰山、崂山道教宫观的建设，大量道教石刻的产生，崂山道教派系的形成，以及崂山道教音乐的发展和繁荣等方面；而且这个时期沂山道教、蒙山道教也获得了较快发展。皇帝对沂山的赐封，沂山道教碑刻的形成，以及昆嵛山道教的兴盛等，都使山东成为北宋时期中国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域。在思想和文化的传承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抟内丹学在山东的传播，对山东道教，特别是山东道教内丹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儒学士大夫的崇道活动，以及士大夫学说思想与道教思想的相互吸收融合，促进了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发展。

第一节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发展概况

北宋时期山东形成了以泰山、崂山、沂山、蒙山为中心的四大道教活动地域。在道教理论上，以内丹为主，儒道融合，并得到了儒学士大夫的信奉或支持。宋太祖赵匡胤任命崂山道士刘若拙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修建了崂山著名的三宫——太平宫、太清宫和上清宫，并重修沂山镇庙等道场。形成了“东崂山、西沂山”两大道教活动中心。宋真宗举行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尊崇圣祖、广建道观等一系列以尊崇道教为主要内容的“东封西祀”活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泰山封禅活动，不仅修建了大量的宫观庙宇，而且加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和“东岳天齐仁圣帝”，将泰山神提升为赫赫有名的神君，并催生了泰山碧霞元君崇拜，出现了北宋崇道崇泰山的高潮。宋徽宗时期，不仅设置道官、道职、

道学等，还授予道官诸多特权，甚至出现道士强行改寺为观之现象。北宋时期胶东昆嵛山麻姑信仰的形成，使之成为山东道教兴盛区域之一，涌现出了吕岩、刘若拙、甄栖真、王老志、刘卞功等山东道教的代表人物。

一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特点

北宋时期道教的兴盛在山东泰山、崂山、沂山、蒙山等地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的山东道教以这些地域为代表，既具有全国道教的一般发展特点，又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具体体现为：

一是道教体系呈现“山文化”特色。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发展基本上呈现了山文化的特点，在泰山、崂山、沂山、蒙山等地呈现出地域性发展。

二是道教理论上，以内丹为主。内丹侧重炼气，提倡将人的身体当成“炉鼎”，以自身的精、气作为大药炼丹。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初期的刘若拙、甄栖真，还是晚期的王老志，他们所修炼的，在山东传播的，都是当时道教当中欣欣向荣的内丹派学说。^① 北宋时期山东内丹派的盛行是金元全真道得以在山东迅速传播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三是儒道融合。山东是儒学的大本营，这是任何宗教在山东发展所无法绕过的问题和前提，道教也不例外。山东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山东儒家的信奉与支持。比如宋初山东巨野大儒王禹偁坚决排斥佛教，秉承“古圣人不事佛以求福，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③，而视道教为知己，甚至“不为行香著朝服、贰车谁信旧词臣”^④。多披羽衣道服，并以《庄子》解闷。

二 北宋时期山东道教的三次发展契机

北宋时，在当政者崇道政策的扶持下，山东道教有三次重要发展契机，使其得以崛起，成为北方道教中心区域之一。

^① 参见范学辉《宋代山东道教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② 参见安作璋、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页。

^③ (宋)吕祖谦：《宋文鉴(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4页。

^④ 王禹偁：《小畜集》卷八，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9页。

（一）宋太祖与崂山、沂山道教之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曾得到崂山道士和沂山道士的辅助，因此北宋建朝后道教在崂山、沂山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宋乾德五年（967），赵匡胤任命崂山道士刘若拙掌管全国道教事务，后专门斥资为其在崂山修建道场。崂山著名的三宫——太平宫、太清宫和上清宫就是在这一机遇中修建的。建隆三年（962）三月，赵匡胤下诏重修东镇庙，历时两年八个月，土木工程浩大，此后又在沂山附近陆续兴建了六十多座道观。^① 道教在山东短短的几年内走向了繁荣，形成了“东崂山、西沂山”两大道教活动中心。^②

（二）宋真宗与泰山、寿丘道教之发展

宋真宗举行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尊崇圣祖、广建道观等一系列尊崇道教的“东封西祀”^③ 活动。山东是真宗东封泰山和尊崇圣祖的中心区域，因此道教获得了第二次发展契机。其中，泰山和寿丘（今山东曲阜）道教发展最为受益。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泰山封禅活动，不仅修建了大量的宫观庙宇，而且加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和“东岳天齐仁圣帝”，使泰山神成为赫赫有名的神君，同时还促进了对泰山碧霞元君的崇拜，唤醒了北宋崇泰山、崇碧霞元君的道风。

曲阜寿丘道教的突起则得益于宋真宗对“圣祖”赵玄朗^④的祭祀活动。为抬高赵氏皇族的地位，宋真宗假托赵玄朗为赵氏皇室的始祖，曾转世为轩辕黄帝。为祭祀“圣祖”，宋真宗派人在传说中的黄帝诞生地曲阜寿丘大规模兴建景灵宫、太极观等宫观。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建成宫观1322区，仅负责洒扫之仪的士兵就有531人之众，^⑤ 使曲阜寿丘成为北宋道教兴盛的地区之一。除此之外，宋真宗还在寿丘当地举行设醮、告

^① 范学辉：《宋代山东道教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② 安作璋、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③ “东封西祀”是指在北宋时期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十余年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运动。宋真宗在庞大仪卫扈从下东封泰山，四年，又以隆重仪式抵山西汾阴（今山西万荣县）祭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一时轰动。

^④ 赵玄朗，字公明，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位财神。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追尊他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

^⑤ 范学辉：《宋代山东道教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成、奉册等多个高规格的道教活动，并铸造圣祖圣像。大中祥符五年（1012）又衍生出两大道教节日：（1）七月一日为先天节，即托称“圣祖”赵玄朗下降日。（2）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休假五日。

（三）宋徽宗与山东道教之发展

宋徽宗为表示对道教的尊崇，不仅设置道官、道职、道学等，还授予道官诸多特权，“其家得为官户，其亲得以用荫”^①，一时间“黄冠气焰赫然”^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僧侶“欲乞备申朝廷”改寺为观的现象。^③ 泰山东南麓升元观，有宋牒碑。《升元观敕》曾载此事：“契勘兗州奉符县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宫空洞之天’，载在图经是实。即目宫观，并无名额，却有建封院一所，逼连岳庙之后。殿屋完备，田产颇多，只一村僧占据住持，任从民间安攒邱墓，秽恶不蠲，深虑触渎真仙，不便。欲乞备申朝廷，改为道观。”^④ 在宋徽宗的崇道热潮中，道士在山东十分活跃，皆扮演了推波助澜的重要角色，^⑤ 尤以王老志最为突出，为道教在山东兴盛起了关键性作用。宋徽宗之崇道还促进了胶东昆嵛山麻姑信仰的形成，并与福建传来的妈祖信奉包容发展，影响逐步扩大，昆嵛山遂成为继崂山之后又一道教繁荣区。^⑥

第二节 北宋时期的泰山道教

隋唐五代时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被称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天地之神、神灵之府”的泰山梵音四起，泰山一度成为佛家天下。北宋时期，道教一改“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被动局面，使泰山成为道士荟萃之地，其所供奉的道教神祇随处可见，吸引了不少著名的道士在泰山传教布道。北宋时期泰山道教宫殿有岱庙、王母池、斗母宫、关帝庙、碧霞祠、三官庙、老君堂、地主祠、阎罗祠等，所祀神仙有玉皇大帝、元始天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② （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三：“宣和崇尚道教，黄冠出入禁闼，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68页）

^③ 安作璋、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④ （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⑤ 安作璋、张熙惟、赵文坦：《山东通史·宋金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⑥ 范学辉：《宋代山东道教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尊、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真人、太上老君、西王母、后土、地主、东华帝君等。泰山道教在北宋发展迅速，除了泰山“五岳独尊”的地位受到青睐、泰山悠久的封禅传统使道教获得了实现其信仰的翅膀机缘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北宋皇帝的重视和扶持。

一 宋代皇帝与泰山道教

北宋时期，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当政者的崇道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泰山道教的发展。宋太祖东祭泰山，提升了泰山道教在中国道教中的地位。宋太宗诏泰山石检坛禅，昭令人访求道经，刊正如道教经典《三洞珠囊》等道书，既推动了全国道教文化氛围的形成，又为包括泰山道教在内的山东道教发展提供了思想铺垫。宋真宗涤耻封禅，使泰山封禅规模更加空前，出现了北宋崇道、崇泰山的高潮。

（一）宋太祖东祭泰山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天下之前，曾经得到一些道士的赏识和帮助，在他当上皇帝之后，就以崇道作为回报。概括起来说：

一是提升了泰山道教中心的地位。宋太祖“建都于汴，东倚神岳（指泰山），远不十驿”^①。与历代王朝相比，北宋建都与泰山距离最近，东岳泰山的地位日益凸显。

二是两次祭泰山。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称帝后便下诏沿袭旧制，“祭东岳泰山于兖州”^②。同年六月，平定泽潞李筠的兵变^③后，宋太祖遣官祭泰山庙，建隆二年（961）因祈雨而遣特使告祭泰山。

三是改变登山旧道。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迁城至岱岳镇，以旧庙为用，强化了“登泰山如登天”的主题。又任命县令兼任东岳庙令、县尉兼任庙丞，以便于帝王登封和对泰山的管理。

（二）宋太宗与泰山道教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大修宫观，其崇道思想和行为相当执着。宋太宗在位期间（939—997）对泰山道教的推动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 （明）王子卿撰，周颖校证：《泰山志校证》，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②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17页。

^③ 宋太祖于后周显德七年发动“陈桥兵变”，革周建宋。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宋政权，平定泽潞李筠叛乱，是宋太祖在北宋建立之初发动的第一场战役。泽潞一役的胜利，标志着北宋对泽潞的完全掌控，为宋初北部局势的稳定和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一是雍熙元年（984）四月，泰山及瑕邱（今兗州市）等七县千余人奏请宋太宗封禅泰山。太宗下诏举徐铉、扈蒙等详定封禅礼仪，李神佑等修筑京师抵泰山的道路^①，定于当年十一月举行封禅礼。但因宫中乾元、文明二殿遭火灾被毁，太宗认为此举或未符天意，故“诏停封岱”^②。

二是雍熙二年（985），太宗诏泰山石检坛禅，并令整修如旧，州县常谨视之。

三是宋太宗命人访求道经，刊正道书。经书的编写为全国和泰山道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宋真宗涤耻封禅和泰山道教

宋真宗赵恒是宋太宗第三子，至道三年（997）以太子继位。宋真宗为了达成“镇服四海，夸示外国”^③的政治目的，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形成了北宋崇道崇泰山的高潮。

宋真宗的泰山封禅与北宋当时的民族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赵恒即位的第二年，契丹人大举南侵，北宋军队节节败退。此后，契丹不断入侵。景德元年（1004）契丹再次入侵，直接威胁北宋的都城，朝野哗然。在这种形势下，赵恒束手无策。在宰相寇准的主持和敦促下，宋真宗亲临作战前线澶州，宋军士气大振，大败辽（契丹）军于渭州城下，射杀辽国大将肖挞览。在有利的形势下，宋真宗却派曹利用进行媾和活动，以北宋每年向辽输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而签订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为了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听从大臣建议，亲临泰山封禅。

历代帝王封禅泰山，需有突出的功绩，而且必须先有天帝示以祥瑞的征兆才能进行。但是宋真宗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达成泰山封禅之目的，宋真宗与宰相王旦、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导演了天书、圣祖下降等闹剧，实施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尊崇圣祖、广建道观等一系列崇道活动。宋真宗期间，第一次天书下降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元月初三。宋真宗在崇文殿告诉大臣，曾梦紫色长袍神人要降天书《大中祥符》三

^① 舟子：《泰山历史纪年》，泰安市档案局，1989年版，第53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1页。

^③ （明）陈邦詹：《宋史纪事本末 元史纪事本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篇，现皇城司上奏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条二丈多长的黄帛挂于鸱吻^①尖上。宋真宗令内侍小心翼翼将其请下，令大臣当众宣读，黄帛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脊。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②第二次天书下降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初一。这次降书地点是内廷功德阁，具体内容史料没有记载。宋真宗为了郑重其事，下令建造玉清昭应宫^③来供奉天书。第三次天书下降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初六。王钦若上书，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亭中有“天书”下降。三次天书的炮制，实际上就是王钦若等人为真宗泰山封禅制造的舆论准备。经此筹备，十月初四，以玉格载天书为前导，宋真宗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组成封禅队伍向泰山进发。宋真宗封禅在客观上给道教在泰山发展创造了绝好的机遇。

（四）宋真宗泰山封禅对泰山道教的影响

宋真宗封禅之后，契丹人有一段时间没有与北宋政权发生过重大冲突。对这一暂时和平的获得，宋真宗赵恒认为是封禅的力量。为此，宋真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泰山道教的发展。

一是修建了大量的泰山道观。宋真宗给青帝加懿号为“青帝广生帝君”，并令将其“观宇特加修饰”；拓建岱庙，修建天贶殿以谢上天；下诏将岱顶玉女池原玉女石像，改为玉像，磨石为龛，奉置旧所；改建天书下降之所——乾元观（俗称为天书观），还命人重修炳灵公庙（祠东岳大帝之三子泰山三郎）等。在宋真宗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开始兴建东岳庙祀。

二是更改行宫性质，将泰山诸神引入道教。宋真宗将历代帝王封禅泰山的行宫“奉高宫”改为道观名“会真宫”，改变了行宫的性质，而成为道教的宫观。宋真宗还让张君房编撰《云笈七签》，将“泰山列为二十六小洞天之一”，称“东岳泰山洞，周回一千里，名曰蓬玄洞天”，正式将泰山诸神列入道教神系之中。

三是礼遇高道，或宣召或赐封紫衣。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

^① 相传鸱吻是龙的儿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一种饰物。

^②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31页。

^③ 玉清昭应宫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建成。选址于皇城西北天波门外，共有两千多区，包含长生崇寿殿及3610间房屋，花费白银近亿两。

诏泰山隐士秦辨入京。秦辨自言百三十岁，多言五代事，亦无他奇，唯“善服食，得延年”。后赐号“贞素先生”，放还归山。真宗还赐封泰山宫观观主为紫衣道人，如岱岳观观主荀归道、王归德，青帝观观主郭永昌，朱演刊，升元观洞元大师李冲寂等。

四是加封泰山，提升了泰山神山和五岳之首的地位。宋真宗曾在唐封号“天齐王”之上给泰山加号“仁圣”，山四面七里内各禁樵采。^①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真宗加尊泰山为“东岳天齐仁圣帝”^②，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宋真宗还下诏在首都汴京为五岳修建了一座合庙，庙内附祀以五岳储副佐命之山，形成一组以泰山为首的中国名山崇祀序列。泰山之东岳庙也不断增修，奠定了“俨若王者居”的宏大格局。北宋对泰山无以复加的尊祀，标志着泰山作为域中第一山的官方地位最终确立。^③

五是将泰山道教导向民俗化和常规化。一方面，宋真宗封禅时定东岳大帝的生日为三月二十八日，并决定每年祭拜，不仅扩展了泰山传统庙会的内容，而且使泰山庙会形成了定制。东岳庙会的出现，使泰山信仰深入社会最基层，致使没有任何一座国内名山信仰能达到与之相比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宋真宗离开泰山后，将三次天书下降之日依次命名为“天庆节”“天琪节”和“天贶节”，规定每逢三节全国都要设醮祭祀，还特命太常礼院详定天庆道场斋醮仪式，颁行诸州。

（五）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与泰山道教

宋神宗下诏封白龙神为“渊济公”，立渊济公祠于岱西白龙池。白龙是泰山的著名神祇，“古传龙化美丈夫，为岱南田家佣，复赘为婿。善灌园，每夜浇田，蔬畦皆满，不闻辘轳声。邻人异之，从垣隙窥视，乃见白龙长可数丈，银磷万点，寒光夺目。半身探入井中，汲水而出，一吐盈数畦。其人惊仆，诘旦，遂宣传矣。龙知事泄，乃辞去，语其室。曰：‘家在傲徕峰百丈崖下。’今白龙池是也。嗣后，祷雨屡应，敕封渊济公，春

^① （元）脱脱：《宋史》（全40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6页。

^② 《大宗封东岳天齐仁圣帝碑》，载泰安市文物局编《泰山石刻大全》，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56页。

^③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齐鲁文化研究（总第3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